

序

张福海博士将其书稿交给我,要我给他写篇序言。书稿是厚实的,福海说他在这本书上累积起来花了七八年的时间。他在本科论文中,就已经涉及海德格尔的语言与审美(诗性)之间关系的探讨;从研究生论文开始对海德格尔进行深入思考。他的本科论文《词语意象特征指向抽象特征本质分析》是在李海英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论文立足于用美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用语言的方法来思考美学。其硕士论文《诗本源“中一道”境生于“之间”——海德格尔诗学本质论的“中一道”阐释》是在赵奎英老师指导下完成的,论文立足于“中一道”,对海德格尔的文艺诗学思想进行研究。其博士论文《论海德格尔的本源之思与诗性突围》是在杨守森老师指导下完成的,论文是对海德格尔整体哲学的诗性运思的一种解读。他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为《海德格尔的原诗学研究》,则是在本源层面上,对海德格尔的“世界的诗性生成思想”的一种深入探究。

从福海这些年的论文轨迹中,可以看出他一直行进在海德格尔哲学与诗学的研究之途中;而且从他已经发表的论文中,也可以看出福海对海德格尔研究的痴迷。福海发表的论文并不是很多,有10余篇。其中,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比如《求索》、《广西社会科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北方论丛》、《云

南社会科学》等刊物上的有8篇,所有这些已经发表的文章都是围绕着海德格尔思想进行研究的。他还出版过一本专门研究海德格尔思想的专著《海德格尔的本源之思与诗性突围》。可以看出,福海在海德格尔研究方面是下了很大工夫的,有着丰富的累积,而且这种累积是渐进式的,是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一步步向前推进,是在不断地回返中前进的。正如杨守森老师曾经对福海的评论所说:“凭依这样一种刻苦和执著,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福海必会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福海的《海德格尔的原诗学研究》曾于2012年获得山东省博士后创新项目专项资金资助,2013年又获得第53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而这个资助项目将要在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他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福海在《海德格尔的原诗学研究》中,着重对海德格尔的“原诗”思想进行揭示。他认为海德格尔那里有着“原诗”的本源性思想,但是自身却没有非常系统地进行梳理和阐发,所以他在深入剖析海德格尔文本的基础上,得出了一种源自海德格尔,又比海德格尔更为系统的观点。福海用“原诗”命名的是世界的诗性生成,也即显隐贯通着的让统一着的、让归属着的生成方式,也是让聚集着敞开,让敞开着归属的本源性生成方式。其实简单说来,就是揭示本源性的存在,即伴有一个世界的生成,同时此一生成也就是在世界中的生成,同时又是世界自身的生成。此种生成,福海认为它是一种诗性的生成。同时,福海还将海德格尔运思的核心词“Ereignis”命名为“作为命运的原诗”,认为命运性的生成就是“一着一切”的生成,就是本源世界性的生成,就是原诗性的生成。当然由于海德格尔的名词动词化的思维取向,也导致了福海在言说自己的思想时,有些地方繁琐晦涩。我认为可以将他所说的,喻言为“鱼的水性”,或

者说“鱼的‘鱼—水’之间性”，也就是说，本真存在着的鱼是活在水中的，所以在鱼的存在中，含蕴着水性。当然此种水性，是在同鱼的关联中显现的，所以是“鱼—水”之间性，带有“中—道”显生的特点。这同现象学的“主体间性”是可以融通的，这正是人生在世的本有特点。

福海以“境域—生成”来道说诗性本源的发生特点，并立足于此，力求打通真、美、诗，打通世间境域、时间境域、语言境域、历史境域、艺术境域、诗歌境域、真理境域，使其在“原诗化境”中达到统一。当然，这种打通做得程度如何，是有待读者去参评的。同时，福海还对国内“海学”研究相对薄弱的《哲学论稿》进行了深入思考。《哲学论稿》研究难度较大，因为它具有草稿的特点，没有一个自始至终的系统言说，只是由一些相互之间有所关联的残断的篇章和句段所汇集而成，不具有“著作”相对系统和富有逻辑性的特点。福海对《哲学论稿》从“本己性”就是“归属性”，进行了思考，并打通了“原初统一性”与“原初归属性”（本己归属性）之间的关系。但由于此书思想晦涩而深奥，又由于福海在此书上花的时间相对有限，所以我觉得他在对《哲学论稿》的研究上，触及到一些核心性的问题，但是却没有将其很好地言说，可能他心里思考的要比在书中所说的更丰富一些。福海还命名了“诗性还原”（境域创建）的诗性之思的方法。此种方法的命名揭示出了海德格尔本源诗性之思的特点，同时也揭示出了事物的意义与事物的生成境域之间的一体性和变异的生成性。当然此种命名的学术意义有多大，也是需要我们在以后的学术研究实践中进行检验，才能明晰的。

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被并称为 20 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影响的范围非常广，无论是人类学、生态学、心理学、语言学、伦理学、符号学、社会学还是美学、文艺理论，

引 论

一、研究现状及选题意义

(一)研究现状

海德格尔的“原诗学”研究,也就是对其“世界的诗性生成”思想进行研究。而此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此种研究必须对研究现状的考察有广阔的视阈。我们将此研究放到以下五种视阈中来考察,从而明确其写作的创新意义。

关于国内海德格尔研究状况,我们大致将其分为五大类:一是引论性、总论性的宏观研究,二是中西比较研究,三是诗学美学主题的研究,四是思维方式方向上的研究,五是其他微观专题研究。其中,这五种方向的研究中,对我们有最切近研究参考意义的是第三类和第四类,因为它们与本研究的主题直接相关。但由于海德格尔研究的综合性特点,即在海德格尔任何一个方向上的研究都要或多或少地涉及海德格尔的诗学美学和思维方式研究,所以为了更好地透视海德格尔的研究现状,我们对其他三类也一并述评之。

第一类是引论性、总论性的海德格尔宏观问题研究。叶秀山的《思—史—诗》(1988年),从现象学史的角度和存在主义哲学史的角度对海德格尔的思想进行了宏观研究。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这部书所要展开的路程,即“思想、历史、诗学”,但这部书由于是海

年)。尽管它不是海德格尔哲学的专题研究,些许涉及海德格尔思想,主要涉及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历史发展,但还是十分有助于海德格尔批判主体性与形而上学的思想宗义的研究的。

第二类是中西比较研究。在这一方向上,研究者主要是从海德格尔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主要是道家)的“汇通与区分”的阐释中来进行。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是张祥龙、那薇、钟华和赖贤宗。张祥龙的《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阈的开启与交融》(1996年)从极为宏大的中西思维的最高境界“中道”对海德格尔的思想进行了解剖,在终极视阈的开启与交融中,实现了东西思想的汇通。他是海德格尔研究的“大师”,也是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大师”。他还在著作中特别强调了海德格尔的诗不是诗歌意义上的诗,这无疑对海德格尔的原诗学研究具有极为重大的警醒意义。此外,张祥龙先生还写了《海德格尔》的思想研究性的传记和《从现象学到孔夫子》的中西对话型的研究专著,都对海德格尔思想在中西的视阈中的研究起到深入揭示的作用。钟华的《从逍遥游到林中路:海德格尔与庄子诗学思想比较》(2004年),对海德格尔的思想与庄子的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他的研究功底是非常深厚的,在中西交互的视阈中,将海德格尔诗学与庄子诗学之间的根本性区分与本源性联系进行了透彻的分析,特别是从艺术与历史性此在之间的本源性联系对海德格尔的诗学进行了深刻解读,同时也对庄子的诗化人生哲学进行了全面阐释,在“对话”的基础上沟通了中西古今。这确实是一部“大著作”。而他也是海德格尔的国内研究人士中能做到深入浅出的一位。那薇的《道家与海德格尔相互阐释》(2004年)是最具有中国学者研究特色的著作。在国际“海学”研究中,它是最能创新,也是最具创新性的。这部著作似乎已经搔到了海氏之思的“痒处”,是国内从“道家”思想研究海德格尔的奠基之作。她从“在心物一体中,心成为心,物成为物”的角度对海德格尔思想进行了揭示,对本书的思想论点的形成具有重

今的世界是一个逐渐被形而上学的表象性思维方式控制的世界，技术理性已经在人们的生活中居于越来越主宰的地位。但技术的发展并没有给人类的生存提供出更多的诗意，相反人们处于技术的摆置之下，整日忙忙碌碌而淡忘了自己诗意生存的特性。当今的技术发展以信息技术的普及为外在标志。人类的“原生态的诗意世界”已经逐渐异化为“数字帝国”。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把原初世界的发生性因缘遮蔽，使一个现实的世界与网络的虚拟世界的界限已经不再那么清晰。处于技术座架中，人们劳于奔波，而很难感受到生存的诗意，如何通过“诗性的还原”创生出一个“诗意的自由世界”便成为当今思想家们所努力要解决的重大课题。而且随着人类主体性地位的提升，人类逐渐成为大地的主宰，人类不断地在对大地的能源“促逼”中来获取自身发展的所需。环境问题、生态问题逐渐凸显，怎样处理好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便提到了当代人们的议事日程上来。而海德格尔的原诗学的研究将为人们的“生存的诗意化”提供积极的助力。人类怎样才能在自身与周围环境的交往中“活出诗意”来，这就需要考虑到人类对大地、自然的尊重，对神的诗意期盼，以及对存在的本源性的归属。只有在天地人神的统一运作中，才会有彼此的敞开，彼此才能在此一“自由的敞开之境”中获得自身生存的诗意。诗意就是这一“彼此敞开的自由发生”。

海德格尔的思考在凡俗与高雅之间建立了纽带。他的思不是交给人们问题的答案，而是帮人们学会思考，给人类以深入问题的指引。总之，对海德格尔的原诗学的研究将对我们更好地思考“诗意的存在化”和“存在的诗意化”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在海德格尔那里，“原诗”与“命运之诗”是同一的，其实是一回事。“原诗”也即“命运之诗”，乃是“让相互归属”之命运统一之强力的“创生”，是事物的本真存在所必须深入的诗性“深渊”。而只有人于此一“深渊”，人类才能入乎一个“诗意的生存家园”，才能“活出本有

于“敞开领域”而凸显的东西中。^①“裂隙”的形成是世界与大地的“争执”之发生。

当然真理转化为“裂隙”，并不是作品存在就完成了，还要固定为“形态”。“争执被带入裂隙，因而被置回到大地之中并且被固定起来，这种争执乃是形态(Gestalt)。作品的被创作存在意味着：真理之被固定于形态中。形态乃是构造(Gefuge)，裂隙作为这个构造而自行嵌合。被嵌合的裂隙乃是真理之闪耀的嵌合(Fuge)。”^②在这里，海氏揭示了“作品被创作存在”的“真理”发生机制：真理“闪耀”、“嵌合”于“裂隙”，“裂隙”自行嵌合于“构造”，即“形态”。当然，这里的形态必须根据那种“摆置”和“座架”来理解。作品如何作为这种“摆置”和“座架”而现身呢？“摆置”就是“带入无蔽领域，带入在场者之中，亦即让……呈现”^③。因此，“摆置”不是现代概念中与自我的对置，而是“让……呈现”，即把“关系域”呈现、敞开。那么，什么是“座架”呢？“它是生产之聚集，是让显露出来而进入作为轮廓的裂隙中的聚集。”^④“座架”源于希腊人所经验的“让呈现”。从“摆置”与“座架”的角度来理解“形态”，也就是从“让呈现”的角度来体会，而不是从“对象性”的对待、处理的角度来把握。

真理在固定于“形态”中时，对大地的使用，与“器具”之制作时对“材料”的使用是有区别的。作品创作中对大地的使用解放了大地，显现了大地，而且在创作、制作上与真理的关系也是有别的。作品创作是“真理固定于形态”，而器具制作却与对真理的获取无直接关系。尽管器具的完成状态与作品的“被创作存在”都有某种

①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284页。

②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285页。

③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303页。

④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305页。

生产出来的东西。但这种器具制作的存在并不纳入其自身使用的存在之中,而“被创作存在”却是作品存在的一部分,它被寓于“创作品”中。器具在“被使用”中存在,而作品在“自持”中存在。

第二,被创作存在的“唯一性”在“冲力”中构成。海德格尔认为,被创作存在的独特性要显现出来,而这种显现要由作品把它带进“敞开领域”中。只有在作品中,“存在者之无蔽”才会发生。“作品作为这种作品所造成的冲击,以及这种不显眼的冲力的连续性,便构成了作品的自持的稳固性。正是在艺术家和这作品问世的过程、条件尚无人知晓的时候,这一冲力,被创作存在的这个‘此一’(Dass),就已从作品中最纯粹地出现了。”^①正是这种“冲力”构成了作品的被创作存在的“唯一性”,而“此一”在作品中的存在和在器具中的存在是不同的。作品的独特存在在用具中往往被“锁闭”,而在艺术作品中,“被创作存在的唯一性”却极为明朗。作品的“敞开性”越是广大,则作品的“独特性”越会变得显著。^②“被创作存在”,即作品作为自身而存在越敞开,那么作品存在的“唯一性”和“冲力”也就越会浮现出来。作品的“唯一性”和“冲力”的形成乃归因于“伟大作品第一次开启存在之真理”,或称“无蔽之真理第一次在作品中置入”。

总之,海氏认为“作品的被创作存在”就是通过“裂隙”进入“形态”的“争执”之“被固定存在”。作品如果越“立足于自身”而“固定于形态”中,愈纯粹地解脱了与人的所有关联,而自成境界,越显孤独,那么作品存在的“此一”和“冲力”就越具有开启存在之真理的意味。对于我们人来说,作品越是能本己地敞开存在者整体的因缘,我们就越容易被其“净化”,越容易以“自由的态度”和大地与世界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越会逗留于“作品所敞开的真理”之中。

①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286页。

②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287页。

所生活的当前世界,来自奥林匹亚山上的“命运之光”依然幽微地照射着生活在技术时代的芸芸众生。对艺术的沉思就要从其在希腊的起源开始,需要观入艺术起源的本真域。“它在一切艺术之前已经起着支配作用,并且首先赋予艺术以其固有特性。”^①而这就要求助于雅典娜的指引,需要借助于雅典娜的“神性”来思考艺术的起源;其次,需要着眼于艺术的起源来思考今天的艺术情形;再次,就是要追问我们思考艺术之起源的思想是从哪里获得规定的。海德格尔的思考是层层深入、别具一格的。他在对所思的溯源中,也把思所思的思带入了追问之域,体现出他追问的彻底性与思的严格性。

在中西方的思想史上,我们很难看到一种神话性运思,领略的往往是大思想家们用理性建构成的丰伟著述,而海德格尔却在对神话的诗意发掘中观出了运思的“路标”。他从雅典娜的“神性”之中观出了艺术的起源与边界。在他看来,雅典娜女神的“神性”中隐含着所要思考的东西。雅典娜在古希腊是智慧女神、文艺女神和雅典城邦的守护神。他认为雅典娜的神性集中体现为多样猜度、明亮观看和沉思边界。

雅典娜是“多样猜度者”,也是很聪明的、很有智慧的、很富有创造力的。任何人类的认知活动与实践活动都要受到雅典娜的支配。海德格尔说:“荷马把雅典娜命名为 πολυμητις,多样猜度者。何谓猜度者呢?意思就是:预先思考、预先操心,并且因此使某事某物获得成功。因此,凡在人类生产某物、揭示某物、完成某事、做成某物之际,在人类行动和行为之际,雅典娜都起着支配作用。”^②

① [德]海德格尔:《艺术的起源与思想的规定》,孙周兴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1期。

② [德]海德格尔:《艺术的起源与思想的规定》,孙周兴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1期。

雅典娜具有预知能力,能对未来有所领悟,是人类技艺能力的赋予者。雅典娜女神把技艺能力给予人们,使他们受领悟的引导,能够知道。“雅典娜把她特殊的猜度赠与那些制造器具、器皿和饰物的男人们。每个精于制造、擅长业务、能够主管事务处理的人,都是一个‘艺人、高手’。当我们把这个名词翻译为‘手艺人、工匠’时,我们就把它的意义理解得过于狭隘了。连那些建造建筑物和制造雕像的人们,同样也被称为艺人。他们之所以也这样被称呼,是因为他们决定性的行为是受一种领悟引导的,此种领悟冠有技艺之名。”^①在海德格尔看来,希腊艺人的外延极为广泛,他们都受到“技艺领悟”的引导。无论是建筑物的制造者,还是雕像的制造者,都是艺人,都是受到技艺领悟引导的人。

与“现代的技艺”是一种实践活动的认识不同,海德格尔对“技艺”的原初意义进一步进行了追溯。他认为“技艺”的本义是一种“知道”,也就是一种对事物与作品之制成活动的关键点的“先行领悟”。我们可以看到,海德格尔对“技术”和“艺术”的分析,跟在前面一样,跟在后面也一样,都会回归到古希腊的作为“知道”的“技艺”。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总是在回归古希腊之思的道路上前行的。他总是会把当代的一些词语,通过追源,回溯到在古希腊时代与之对应的词语;然后,再对这个词语进行“现象学—解释学”性的阐释,从中生发出新意来,而他对新意的生发,显然都是具有现象学性的。这种特点我们是比较容易体会到的。技艺就是“领悟”,就是“知道”。而知道就是一种先行领悟,先行视见。“‘技艺’这个词命名着一种知道(Wissen)。它并不是指制作。知道却意味着:先行看到那个在某个产物和作品的生产过程中的关键之物。作品也可能是科学和哲学的作品、诗歌和公开演讲的作品。艺术是技

① [德]海德格尔:《艺术的起源与思想的规定》,孙周兴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1期。

习在与“异己之物”的“切近”之保持中，自由地使用“本己之物”。^① 诗意创作的男人们在对故乡的远离中，感受到了故乡的亲近。在印度，他们到达了由“殖民地”出游而向“源泉”返回的转折点。印度的河流之魂已经使故乡的特点变得亲熟，并且奠定了最初的栖居。在航行中的男人经验到家乡的东西，使自己的阅历更加丰富起来，从而能迎候在他们的“原始本己之物”中的家乡之本性，并为本源之保持而感谢他们。对于寓居印度的男人的怀念仅仅是为了更好地知道本己之物，并在使用时变得更加熟练。而海德格尔认为，诗人早在许佩里翁时期，本己之物还只在预感中被寻求，“命运性的适宜之物”尚未寻获，那时男人的航行已经突入最遥远的远方。^② 由此，开始了从“异己之物”向“本己之物”转折的最后决断。男人们由希腊又航行到印度，但在向大海出游时，大海通过“给予回忆”而“取得回忆”，同时又由于“取得回忆”而“给予回忆”。在航海中，“异己之物”唤起“本己之物”之思念，而异己之物又通过“美化的异己之物”而得到保存。^③ 在航海中贯通着对故乡本己之物的追忆。为了学会能在“本己之物”中持存，诗人在对美好对话的呈现中，让人能从“所爱者”的本质中洞见到“爱者”的本质基础。在船夫们的追忆和爱者的追忆中，“追忆的原始本质”达到最初的闪现，但它们还不是“原始的追忆”。“爱情之追忆”，洞见到一个“持存者”，但不是一种创建；“船夫之追忆”是一种“创建”，但却不持存。由此，他们并没有原始地创建，也并不是将来的诗人总体的诗人。海氏认为诗人们要成其本质则需要二者的结合。诗人有两个本质规定：一个是“有所创建”，一个是“创建的是持存的东西”。正如荷氏所说的，“诗人创建持存”。持存不是能用对象性思维把

① [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167页。

② [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169页。

③ [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172页。

握的持存物,而是一种“进入本源之近处的依源而行”。它是不能离弃本源之位置的,只有当源泉之为源泉被经验到的时候,源泉才是财富。对源泉的经验需要通过“漫游”和“返乡”才能接近。^① 本源的自身巩固是基础的一种固定,源泉的原始涌动流回到它的基础上,持存于其基础的坚固性中。“近乎本源而居”,意思就是:遵循它在基础中的固定过程,使本源在“让起源”中显示出来。显示只接近所显示者,这种接近在其中得到保持的那种遥远愈是带有本质性,则显示就愈加切近于所显示者。本源在它的基础回到自身之中的固定中,让最远的遥远得以起源,并且在这种遥远中让那种纯粹的、经受着遥远的切近的可能性产生出来。本源只是如此这般地让自身显示出来,即:这种显示作为从本源中起源的漫游之返回,参与到对本源的接近过程之中。^② 由此,“显示”是被创建出来的。

诗人们是“半神”,他们处于人类与诸神之间,其本质须从“敞开的之间”来获得规定。“敞开域的敞开性”就是“神圣者”。“神圣者”乃是一切创作的源泉,诗人的本源就固定于神圣者所显现出的坚固的东西之中。诗人“近乎本源而居”,它显示着那种在神圣者之到来中接近的遥远。诗人在其“创作的筹划”中将“敞开域”创建,诸神在敞开域中才能对人们进行光顾。诗人必须首先居住于“之间”的敞开域中,从而将其显示出来。他的道说就在显示之际遵循本源,并因而成为一种持存。被创建的首先只是这种“创建”。唯当这种持存者持存着,那种近乎本源的栖居才能得到奠基。“创建着的栖居”乃是在大地上生存的人们的“原始栖居”。^③ 诗人们的作诗首先只是“创建”,在创建中为民众的历史性生存“捐献基础”。

① [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175页。

② 参见[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177页。

③ [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178页。

述”为取向的，而后来的现代形而上学把“物”解释为“客体”，从而使思与言在与客体的关联中来思考。^①事情本身应该是：思与言都始终是一种“让自行道说。”^②“思”与“道说”是“共属一体”的。由此认为，“思与言本身必然是客观化的”这个论点是不成立的。思与言是“共属一体”的，它们共属于“道说”。而作诗就是一种“运思着的道说”。思与言的共属一体在诗歌创作之道说领域中是有很明显的体现的。

那么，思与言的“客观化”的“界限”何在呢？他认为，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表象领域里，思与言是客观化的；而在此领域之外，思与言绝不是客观化的。在今天随着科技思维方式的拓展，客观化思与言已经成为普遍性的认识，而这会导致一种“灾难性的趋向”，即只在技术科学上把一切都表象为可能操纵和控制的客体。语言本身及使命也由此被颠倒为一种信息工具，成为可被控制的客体，而思维方式则必须与其相适应。“语言之道说未必是一种对那些关于(über)客体的命题的表达。就其最本己的东西看，语言乃是一种从(von)那个以多样方式向人启示出来、向人劝说的东西的道说。”^③“关于”的态度是对象性的，而“从……而来”的态度则是非对象性的“应合”。^④只要人没有局限于客观化思维，而对自行显示的东西保持敞开，就会体验到此种“语言之说”。思与言只在一种派生的和有限的意义上才是“客观化的”，这是科学所不能证明的。“思”与“道说”的特有本质，只有在一种毫无偏见的现象洞察中，才能认清。逻辑论证的方法是有其所需之域的，在该需要论证的地方要展开论证，在不需要论证的地方要将其悬搁起来。在

①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758页。

②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759页。

③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759页。

④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760页。

“存在之思与言”中,是不需要用证明方式来为其存在的合法性辩护的,因为它们的存在就是其真理。

海德格尔提倡的就是在技术性、对象性思维渐趋主宰人类生活一切领域的今天,人们更应提倡一种无为的、诗性的、非对象性的“应合”思维。“客观化的言与思”是从“存在的本源性的言与思”中派生出来的,是有限的,并不是主宰性的、无限制的。伴随着时代的技术化的弊端,海德格尔认为在神学领域中,所提倡的就应是一种非自然科学技术的思与言。尽管神学不是一门自然科学,但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积极的任务,就是在其本己的基督教信仰领域里根据信仰的本己本质去探讨:神学必须思什么并且应该如何言。神学或许根本就不能以科学的方式来思来言。^①海德格尔尽管是在分析神学问题时,提到的非客观化的思想与语言,但是他的此种在神学领域的运思,代表了他整体性的思路和言路,这是他的整体哲学的核心思路之所在。

在《对提示的增补》中,海德格尔又以里尔克的“歌唱即实存”的诗性之思与言来说明这种“非客观化的思与道说”。诗人之“道说”让物回归自身,而不为人之物欲。诗意的道说是“实存”,是“寓于……而在场”,并且“为上帝而在场”。在“诗意的道说”中,人们以期备的无为的姿态纯粹地“让事物自行道说”,让上帝之现身当前自行道说。^②而于其中,人不再设定和表象事物,不再功利性地看待事物,而是“让自行道说”,应答被允诺的东西。这种诗性的思与言是以关于一向“自行显示”的存在者的存在的问题为基础的。^③存在的在场方式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而这种“多样性的显示”,只有在诗性的思与言中才能成为可能。

① 参见[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761页。

②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761页。

③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762页。

其命运的本源性生成之关涉域。

海德格尔“物”之思所围绕的关键词是“近”。有近就有远,但近和远应该如何界定。现代技术的发展已经让一切时空距离都拉近了。飞机、无线电、电影、电视在缩短一切时空距离,时空的一切距离也都缩小了。技术已经把最小的时空距离赋予给人。但在他看来,距离小并不带来任何切近,“真正的切近”与距离无关。间距小不等于近,间距大不等于远,距离的近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切近”。而技术给现代社会带来的是:一切都变得同样远同样近,一切既不远也不近,一切都处于千篇一律的“无距离状态”中了。^①在技术所带来的“切近”中发生着令人惊恐的东西,那就是人们“对物的切近的感觉”消失了。技术性的近并没有给人提供“经验切近”的“原初视域”。因此,海德格尔认为,不应通过技术性的距离来经验“切近”,而应通过在“切近”中经验存在的物。

要经验物之为物,就要从一个具体的物开始,他选择了“壶”。壶的通常定义是起“容纳”作用的器皿。壶之为壶作为器皿是一个自立于自身的独立之物,它区别于一个对象。但“物之物性因素”并不能从它是“被表象的对象”,从“对象之对象性”的角度来加以规定。不能将壶表象为对象,而应思考“物的物性”(存在),也就是“壶的壶性”。而壶的物性在于“容纳作用的虚空”,而此一“虚空”是表象性科学所不能把握的。科学将物“现成化”,从而遮蔽了物性。壶的现实存在性在于其“容纳之虚空”,而“虚空的容纳”有双重方式,那就是“承受和保持”,它们统一于“倾倒”。而倾倒就是“馈赠”。起容纳作用的虚空的本质聚集于“馈赠”中,并在“馈赠”中成其本质。^②倾注之物,即“赠品”乃是入于倾注的双重容纳的聚集。壶之壶性在“倾注之赠品”中成其本质。在“倾注之赠品”

①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166页。

②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172页。

中,同时逗留着大地与天空、诸神与终有一死者。在壶之倾注中聚集着人,聚集着天空与大地,还栖留着神。“倾注”在希腊文中就是“捐赠”,就是“牺牲”。“倾注”是在“向神的捐赠”中成其本质的,而一旦“倾注”异化,则会变为单纯的倾倒。在“倾注之赠品”中有着“四方之统一性”。^①在“倾注之赠品”中逗留着“四方之统一性”。天地神人四重体在“赠品”中栖留,栖留有所居有,它把四方带入它们的本己要素之中。“倾注之赠品”让四方之“四重整体的统一性”栖留。^②

在“赠品”中壶之为壶成其本质,壶的本质乃是“那种使统一的四重整体入于一种逗留的有所馈赠的纯粹聚集”,壶乃是一物,而“物物化(Das Ding dingt)。物化聚集(Das Dingen versammelt)。居有四重整体之际,物化聚集四重整体入于一个当下栖留的东西,即入于此一物彼一物”^③。由此,他认为“物的本质”就在于:聚集着一居有着的四重整体之栖留。他认为,此本质还可以从词源学上得以获证:古高地德语“thing”的意思是“聚集”,而且是为商讨一件所谈论的事情、一种争执的聚集。罗马词语“res”表示与人相涉的东西——事情、争执、事件。罗马词语“res”指的是以某种方式与人相关涉的东西。这种相关涉的东西乃是“res”的实在。“Res”的实在性(realitas)在罗马人那里被经验为“关涉”。后来,“res”变成了“ens”,被制造者和被表象者意义上的在场者。而到康德那里,存在者变成了“表象的对象”,“自在之物”也就意味着“自在之对象”。^④由此海德格尔认为,“壶的本质”可以从“thing”一词的古老用法中得来的一个义素即“聚集”中得出。^⑤壶是一

①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173页。

②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174页。

③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174页。

④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177页。

⑤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177页。

人之“是”。“筑”、“居”、“是”(存在)在原初意义上是一体的。而在语言的演变中,“筑造即栖居”的原始意义被遗忘了,栖居不再被经验为人的存在,不再被思考为人的基本特征。此一事件并不只是一种字面上的意义变化过程,实际上,其中隐藏着某种决定性的东西。“筑造即栖居”的真正意义并没有在语言中消失,而只是被人遗忘。语言在“筑造”一词中道说出了三点:“一、筑造乃是真正的栖居。二、栖居乃是终有一死的人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三、作为栖居的筑造展开为那种保养生长的筑造和建立建筑物的筑造。”^①其实,“筑造”本就是一种“栖居”,筑造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栖居。

海德格尔通过对语言的考察认为,“栖居”的本质在于“和平”,在于“自由”,在于“保护”。“自由的真正意思是保护。”^②“栖居”就是“和平”,“和平”就是“自由”,而“自由”即是“保护”,“保护”即是“让成其本质”。“栖居”的基本特征就是“使某物自由”的这种“保护”。“栖居”就是保护事物入于其“自由”中去,也就是使事物隐回到它的本质中去。人的存在基于“栖居”,并且是作为“终有一死者”逗留在大地上,由此人类栖居的整个范围便向我们显示出来。由于天地神人的“原始的统一性”,所以居于大地也就意味着居于“原初统一域”,居于“四重整体”中,居于“四方之统一性”中。“四方之统一性”也就是“四重整体”。人栖居于“四重整体”之中,保护“四重整体”,同时人之栖居也是被“四重整体”守护的。此种栖居拯救大地,此种拯救不仅仅是使某物摆脱危险,而是要把某物释放到其“本己的本质”中。对大地的拯救不是要利用、耗尽、征服大地,而是要将大地“庇护”到其原初涌动的鲜活生机中,守护到其“原生态”中。人之栖居让天空自成其是,接受天空,顺应天空的日

①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191页。

②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192页。